

下 WeiYang
ChenFu
瞬间倾城 著

未央沉浮

凤鸣九霄

Wei Yang Chen Fu

凤鸣九霄

未央沉浮

瞬间倾城

著

下





【第四部】

Fengyi

luanfei fanhua yin

凤翥鸾飞
繁华隐





驱逐与被驱逐，宫闱争斗的重头戏。

也正是此时才能彰显新皇的威仪和恩德。

当真正置身其中，才知道什么叫做残忍。惨烈宫斗清洗中遗留下来的宫人却仍要对曾经参与宫斗清洗或者得胜的一方屈膝下跪，该是怎样的心境？感恩戴德？涕泪横流？抑或是乞求得到最后的怜悯？

我不知道，因为我高高在上，我是胜利者。

而我面前，天阶之下，正是被驱赶去北宫的前朝宫人们。

为首站立的，凛然不跪的，白衣萧索的，正是张嫣。

遥远，太遥远了，我竟无法看清她眸子中的冰冷。

那身轻盈扬起的白衣，是为故帝素服，还是为了符合自己无依无靠的身份^①？

可怜的少帝，她美其名曰的第二个儿子，已经在黄泉路上先行了一步^②，却带给了亲生兄长齐王无限的荣耀。

殿前飞檐遮掩之下，是碧蓝如水的天，也带着悲悯的金色光芒，俯照着 we 这对昔日的主仆。

今日是登基大典，这是最后一项——移宫。

我，站在新帝刘恒右侧，凌云髻上簪钗十二支，鎏金嵌宝暗福寿钗一对，镏金累丝点翠茜石榴石红花果纹钗一对，包金蝙蝠梅花套钗一对，双凤对飞衔寿果螭花缠钗一对，珍珠翡翠珊瑚碧玺凤凰点翠多宝簪一对，最后双鬓斜插荷叶珠玉扇子钗一对。里外三层

的刻绣缠金的朝绶霞衣，逶迤拖地的凤尾外裳，团团的金凤鸾鸣羞红了我的双颊，斜佩的紫金绶带，也让我有些尴尬难以面对。

满头的珠翠、繁琐的华裳却抵不过她的一身白衣。

八年之后一切都已掉转，莲与华服，仍是我们之间的距离。

迷茫之中有些微妙的悲喜。

我侧首看着刘恒，那日是她与刘盈，今日是我与刘恒。

唯一不曾改变的是：皇权。

我迈步，大红色的蚕丝绣鞋仍带着百鸟朝贺的熠熠生辉，仿若此时下方臣服宫人的境况。我急急的，似乎想甩掉了它，步下台阶时，有些慌乱。宽大的罗袖，被人轻轻拽住，回头，却是刘恒探究的幽深眼眸。

为什么要去？

我必须去。

非去不可么？

是的，非去不可！

几下交会，他却轻易地笑了出来。

那就去吧！这是他对我的纵容。

奔向张嫣，离得近了，才触摸到她拒我于千里之外的冰冷。

她有些恍然，轻轻一笑，却不如同身后大片的妃嫔一样的俯身跪倒。

是认出我来了么？所以才笑得这样凄惶？

她素白的衣裙逶迤在地，满是肮脏。

这就是距离的真实，只有近了，才知道一切都不是那么美好。

朱虚侯血洗禁宫时，也必然凌辱了她的尊严。而她此时已经将这一切都还给了我。

嫣儿仍是美得让人屏息，芳馥的香气逼人清明。

她有十八了，不，是十九？混乱的记忆被她的淡然嘲笑着。

“臣妾叩见太后娘娘。”我俯身大拜，泪也滴落了下来。太后于她是此生最后一次有人如此称呼，须臾，她将是被废去一切称号的庶人。

她淡笑着，眼底轻藐，唇角有着我不熟悉的深意。

俯身逼近我，细细的声音，只有我俩听见：“清漪姐姐还怕太后么？”

那声音虽细，却深深刺着我的心，痛得抽搐，蔓延至全身。

“我听说过你，母亲说你聪明又漂亮。果然如此。”

“可是我害怕，清漪姐姐你跟我睡吧！”

“清漪姐姐什么都知道，清漪姐姐讲给我听吧。”

“清漪姐姐，我们画画好么？”

大婚的嫣儿、惊恐的嫣儿、撒娇的嫣儿、嬉闹的嫣儿，我的记忆中唯独不曾有过不屑的嫣儿。

再民心所向，在她心中也是乱臣贼子。

“娘娘，该启程了。”身边管事的内侍催促道。满脸的不耐，却只敢对她如此。

嫣儿将去的地方是禁宫之北。北宫，一个繁华的冷宫。寂寥将与这些宫人相伴，荒凉寒冷是那里唯一遗留的东西，一生所能企盼的不过就是阳光。

我不舍，拉住扫过我面前的白色衣袖。

红白相持着。

她是惠帝的皇后，是当今圣上的皇嫂，却也是吕家的后人。虽没死于宫乱，却必须要迁移到北宫，这是刘恒给的“生”，也是刘恒所给的恩典。

大臣们的恭维成就了张嫣的苟活，却削了她作为惠后的一切优待。

皇嫂，当继位的是故帝的弟弟时，皇嫂的位置就不再是徽征，而是障碍，我的障碍。

我横视那个内侍，他有些畏缩。我还想抬头对嫣儿说些什么，却哽噎在喉咙里无法说出，还说什么呢？感谢？辩解？此时的她都不需要。而她需要的，却是我不能给的。

仍在沉吟，却被一双枯槁的双手抓住了脚踝，大红的蔽膝裙摆衬着那嶙峋的皓腕让人看着刺目。

“娘娘，皇后娘娘，窦娘娘，救救嫔妾，嫔妾不愿意去北宫。”哭得撕心裂肺，却是讨饶。

我定了定神，原来是她。

陈夫人已经不如当年风光了，如今的她虽只比我大上三五岁，却是如花甲妇人一般。

嫣儿绝美的脸庞上满是不屑，仿佛陈夫人的卑膝讨饶玷污了惠帝的英名。

我低头，用力将脚撤出。

她匍匐向前，仍是想要拉扯住唯一的希望。

果然还是从前的模样。连嫣儿都不曾有了希望，她凭什么就笃定自己会独得我的青睐？

“嫔妾家父陈冀，是骠骑将军，从叔父是左相陈平，还斗胆恳求皇后娘娘发还娘家。”她颤着声音说道。

发还么？倒是听过有此一说，高祖临崩时曾让吕后将宠幸过的妃子发还，不过却勒令终身不许再嫁，只是陈夫人似乎忘记了——吕后，一个都没有放！

我淡淡冷笑，回头看往远处所站的左相陈平，那缕白髯掩盖了他的心机。

舍给陈平面子，还是让刘恒破例，都不是我心所想。

只一句淡淡的：“你认为可能么？陈夫人？”

她闻声，一震，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慌乱的眸子终于看清楚我的脸庞，登时委顿在地；想了想，又疑惑地爬了上来，不确认，不确定，她仔细地看。

我心底冷笑。

七年的时光，我已从淡然的女子变成了凌厉的妇人，华贵衣饰下再没有当年的清逸淡雅，她还能认出来么？

终于，思量了许久，她蹙着的眉还是放了下来。

故人又如何，还是无法躲过被驱赶的命运。

我抬眸，望着陈平，冷冷地笑着，以刘恒的仁孝之名来博取陈夫人的放还，是么？可惜，那样的好名声却不是我的。既然我救不了嫣儿，又何妨再添一个人为她做伴儿？

后退两步，轻声说道：“恭送太后娘娘移宫！”

嫣儿笑着，对我也只有那一句冷冰冰的话语。她头也不回地北行，身后的诸多宫人也只能跟随，细碎的脚步声一路在我面前穿过。我却只看着那个丽致轻盈的身影，白衣翩翩，犹如当年误以为我背叛时走得那般决绝。

我的确背叛了，打破了她还算舒适的昔年绮梦。

还在怔然，大批北行的宫人队伍被人冲散，歪歪斜斜的，各自呼喊着四散奔逃。刺耳的尖叫让人有些心悸。

那是一个散发的女子，也是身着白衣。横冲直撞的，看起来有些狰狞。

灵犀轻跑几步，将我挡在身后，喝令道：“为什么还不快点抓起来？太不成体统，当心惊了凤驾。”

一些力大的内侍，冲了过来，远远地将那疯女子捆了，摞倒在地，她仍呜呜地叫着。

我心一动，却轻声问着灵犀：“查建章宫了么？”

她回头，不解地问：“奴婢查过了，仍是没有消息。”

我们入主汉宫时，已经没有那日的血洗痕迹，曾经弥散的血腥气味也全都不见。进宫的一路上，满目的皇家庭院，雍容似锦，仿佛那是一场幽梦，不曾出现在此。

我命灵犀去打探过，建章宫竟是连一人也没有留下，再去其他地方也是没有消息，因为那日死伤过多，甚至连统计宫人名单的花名册也是变得无用。

眼前的女子这样的熟悉，一种身体的召唤让我执意往前。

灵犀阻拦不住，只能在我身前随我步伐前进。

呜呜之声越来越大，我的心却开始慢慢收紧。

锦墨，是你么？

散乱的头发，呜呜作响的喉咙，肮脏的衣裙，斑驳的血迹。

我额头渗满了汗水，敛低了声气：“锦墨？”

面前的散发，让她无法抬眼看我，却依旧是嘻嘻呜呜。

我推开灵犀，蹲于那女子的前面。

颤颤的将手指伸出，却被她张嘴咬个正着，巨恸袭来，却不是因为顺着手指流下的暗红血水。

在她咬我的一刹那，散发垂落一旁。

我看清楚了她的面容。

锦墨。

被内侍用官靴踩踏扭曲面庞的就是我的锦墨。

我的亲妹妹。

①鲁元公主死于高后元年，驸马张敖死于高后五年，张嫣此时没有亲人仰仗。

②历史上关于少帝的身世颇有争议，这里以其中一种作为凭据即少帝为惠帝和宫娥所生。齐王刘襄和陈平诬少帝刘弘血统可疑，将其斩杀。历史上刘弘(原名刘义)不是齐王的弟弟，本书为了需要，虚构而成。

锦墨

我呆呆地坐在凤榻前看着锦墨，锦墨也呆呆地坐在凤榻上看着我。

她的神情呆滞，散乱的长发披于脑后，衣领裙边都是污泥。有些笑有些哭的她，已经无法认出我。

灵犀抬起我的右手手指，轻轻包扎着，一圈一圈，缠绕得仔细。

那伤极深，锦墨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没有躲，也躲不了。

执意认为她的心底必然是恨我的，否则不会在看到我的一刻，神志不明的她选择这样狠狠地咬下去。

等灵犀弄完，我回头拿过梳妆台上的梳子，将锦墨拉到铜镜前。镜子中的她仍然是呆愣的，我轻轻地梳拢着。原本柔顺的发，结在了一起，我瞪大了眼睛一根根为她解着，不太方便的手指阻碍了行动，眼底的泪随着越来越大的动作晃了又晃。

我没哭，无论如何，锦墨还是留下条命，坚持到我来找她的时候。

“娘娘，圣上今晚过来，您看是不是由奴婢来照顾锦墨姑娘？”灵犀在一旁小声地提醒着我。

我茫然回首，心却仍在锦墨那里：“来就来吧，为什么要撵锦墨走？”

灵犀低沉着声音道：“不是撵走，而是交给奴婢照顾，明日等圣上走了奴婢再把她还给您，毕竟此时锦墨姑娘不方便在此。”

沉吟许久，才发现自己话语和行动都有些失常，诸事沾染到锦墨二字，我就无法再从容处置。

“圣上今天因为娘娘离开大典已经很不高兴了，如果再触动了旁的，奴婢怕……”灵犀依然躬身低声劝我。

我当然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今天的登基大典被我给搅乱了。当我看见锦墨被内侍踩踏在靴子下时，已经无法再微笑着沉稳自持，踉跄站起掌掴了那个踩踏锦墨的人，疯狂地将他们推开，挡在锦墨面前。

炫美的华服下，锦墨哆嗦着，惊恐的双眸张望着眼前的一幕，翘起的嘴角仍带着我的血。

所有服侍的宫人惊愕地站立，惶恐地看着我，双手都有些无所适从。他们更担心的是我会因此大大地惩罚他们，可是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想保护我的锦墨。

刘恒的神情，我站在天阶下无法看清，却只是见到他黑色冕冠下玄黑冰玉珠帘频频地摆动。

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却面对着一个最疯狂的皇后。

依依不舍地看着锦墨木然地被灵犀领走，我僵硬地坐在冰冷的榻上。

到底锦墨身上发生了什么？其实我心中已有了些预感。

但是我仍不敢相信，逃避地认为她不过是被血洗吓到了，勒令自己不去深想。

“累了么，在想什么？”刘恒扶住我的胳膊，轻声地问。

我静静地回头，不知何时，刘恒已经坐在我的身旁。

我的呼吸有些急促，脑子里也空空的，只是想着该怎样说起，该怎样解释，反而慌乱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我拉起他的手，轻轻贴在脸颊，哀哀的，泪仍是无法滴落。

是因为又见锦墨了，还是我在防备什么？

终于颤着声音开口：“皇上不会怪臣妾么？”

他带着笑容，静静地看我，修长的指尖滑过我的腮畔，轻柔似水：“为什么要怪你？因为你私自先回了未央宫么？”

我哑了嗓子，有些泪意：“毕竟那是登基大典，臣妾身为皇后也应该有些表率。”

刘恒看着我，戏谑地说：“皇后母仪天下，确实该站在那里。只是朕更好奇，究竟是什么事吓得往日淡定聪慧的皇后变成那样？”

我有些凄楚，一声哽咽之后，再不能自己，泪还是掉落下来。

嘟嘟囔囔，字字句句，说得支离破碎。

这是一个千里逢亲的故事。我在毕生最为荣耀的一天，看见了我的远房表妹锦墨。原本在宫中彼此曾有过照顾的我们，如今竟是泥与云的差别。我惊恐，我愧疚，于是我不能再隐忍，所以逼急的我，变得几近癫狂。

他的眼中全是温暖，仿佛在聆听我的真实故事，却也因此让我越说越狼狈。

刘恒是聪明的，却不肯揭穿我，或许他认为至少我有一部分说的是真相，例如那个疯女人确实与我有血缘之亲，否则，我不会那般失态。

“那她怎么了，为什么在未央宫中？”低沉的声音却是鼓励我接着编下去的动力。

我低着头，长叹了一口气：“臣妾也不知道，她现在已经疯了。”

“那明日传个御医诊治一下吧！”刘恒不算关切的话语在我听来分外的亲切，我笑着点头，温暖的泪溅落到他的掌心。

他以唇将我的泪痕拭去，身上的龙涎香有些幽淡，裹掠着我的哀伤。我颤抖得越厉害，他搂抱得越紧。轻咬着的耳垂处传来深浓的情意：“你知道么，我多么希望你陪我完成登基大典，你该与我一同站在宝座前的。”

这句话，字字咬得清晰，力道落在耳畔，逼出我的一声叹息。

我也想站在那里，那是我和刘恒一手得来的天下，我想要俯瞰众生，我也想要有着无上荣耀。无奈，骨子里的萧清漪再次作祟，破坏了梦想，也破坏了我往日的淡定。想到这里，幽幽地笑着，萧清漪啊萧清漪，你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敢承认，你还会怕失去什么？

窦漪房这个身份于我而言，我不能不介意，它是我万事的保障。如果说从前是为了性命，现在就是为了刘恒，他的信任将是我能活下去的勇气。

可笑，他的信任，我的谎言，多么的不平等。

不知道这一世万般的痴望是否最终都会羽化成空，我压制不住的心慌，无力地抱住他，目光凄凉。

不得已，我一切都是不得已。

“敢问御医，她的病情是否有些好转？”我起身施礼，轻声问道。

老御医见此有些惶恐，历经三朝的他在宫中看多了人情事故，我却是第一个跟他施礼的皇后。

“老身看过了，这位姑娘倒无大碍了，神志虽然还不甚明白，却不是没有治愈的希

望,也许是受了些许刺激,所以才会如此。这个只能有待时日调养将息,不能强求。娘娘也不要过虑。”老御医客气地笑道。

我颌了颌首,淡淡笑着:“敢问还需要多久呢?”

“那就要看天命了,这个时日是机缘,无法预估啊!”他捋了捋花白的胡须。

我相信了他的话。

虽然我每日都陪着锦墨给她讲我们小时候的故事,但是锦墨给我的回答都是呆愣着,沉默地没有一丝反应。

只有见到内侍时,她才会瞪大双眼尖叫着抱头躲避,害怕得浑身颤抖。

我换去了未央宫所有的内侍,还命工匠依照我苦苦回忆画出的那对钏子打造。

那是锦墨曾经托我保管的东西,也是我对她最后的许诺。

只可惜,此时的锦墨在看见了掐丝的钏子后仍是呆呆不动。

也许真的是机缘未到,我仍然等待着。

这个机缘在两个月后的一天终于实现。

秋日的暖意是一年中最后的悠然,人往往会沉醉在这里不愿醒来,毕竟接下来的就是严冬,是人人都畏缩的季节。而锦墨却在此时选择清醒,也许她最不怕寒冷吧,因为她告诉了让我更加寒冷的经过。

“你是说,是朱虚侯刘章么?”我的目光森冷。

她战栗着,当这个名字被我轻易地随唇齿开阖吐出。

“几个人?你可看清楚他们的模样?”一步步艰难走到檀香木的桌子旁,拽住铺垫着的丝缎,紧紧地揉搓着,青葱般的指甲应力断落。

锦墨仓皇的小脸惨白着,似乎拒绝回忆。

我回身,厉声回问:“到底是谁?”

一想到锦墨被那几个人轮番玷污我就抖作一团,精致的妆容已经扭曲得变了形状。

“那天夜深,建章宫外杀声震天。我,我,我不曾看得清楚。”我仿佛被锦墨的话语带回了宫廷血洗那天。

映红天边的光与火,号令声、尖叫声、恸哭声以及濒临死亡的哀号声,目光发直的锦墨坐在地上,凌乱的衣裙被撕散得到处都是。污秽的她甚至企图投池,却被齐嬷嬷拦下,

血染的肉掌抹去锦墨脸上的泪水。

那是被切断十指的齐嬷嬷，最后时刻诈死逃过了刘章的眼睛。

我颤抖着，牙齿发出咯咯的声音。

朱虚侯想要太后玉玺，冒签懿旨，企图先行号令天下群雄，拥戴齐王刘襄登上宝座。无奈苦苦搜寻了建章宫，却不见踪影。于是便威逼齐嬷嬷，如果不交出来就将一根一根手指切下。

腥艳的血，在石桌上晕染开，留下了一摊深红。

朱虚侯最终也不曾拿到那玉玺，齐嬷嬷的倒地让他以为绝了希望。

所以泄愤将建章宫中所有的人全部诛杀。

吕后的血洗是我此生的噩梦，朱虚侯又能好上多少？他们谁手上沾染的血更诡艳，更动人心魄？权力下的人都没有分别，没有仁善和暴虐一说，仁善是掩盖暴虐的手段，暴虐是仁善的前奏。

我紧紧望着锦墨，看着她蹙紧的眉头，午后温暖的光却仍化不掉心头的冰雪。

锦墨是唯一逃脱的人，这是齐嬷嬷临终前对当日誓言的兑现。

建章宫的密道只有两人知道，如今，又添了一个锦墨。

密道的那头是未央宫。

是张嫣将锦墨捡回，并将她藏在未央宫的床榻下。五日，长长的五天都是由嫣儿为锦墨送水送饭。

世事就是这样反复，张嫣见到锦墨就想起了我，当年幼小的她无力改变我被赐死的命运，今日长大的她用尽全力也要救下我的妹妹。

我突然有些顿悟，为何张嫣见我时，面容上带着那样的凄惶表情。她恨我，也想着我。救下了我的妹妹，却被我夺去了后位。

因果报应么，还是恩将仇报？沉沦中的苦海一波波向我涌来，摧损着我的良知。

齐嬷嬷的死，锦墨的疯，张嫣的伤，都是我一手促成。驾虎么？根本是在纵虎！我酸楚地自怨，却仍敌不过对刘章的恨。

身体深处冰冷的裂缝中生出蠢蠢欲动的心魔，使我紧眯起双眼。

你伤了我的锦墨，你逼死了齐嬷嬷。

既然如此，我也要你尝尝滋味。

一甩手，丝缎桌布上的几个盖碗全部被我摔在地上，发出刺耳的破裂声。

莹白的碗心摇晃着，映衬我阴翳的眼眸。

锦墨偎靠在凤榻上，身边浮起泪海。

文帝二年，城阳王刘章薨，无病无痛。

得此消息时，我正在和锦墨逗弄着怀中的武儿。锦墨看了我一眼，别有深意；我笑得慈爱，低头点着武儿的鼻子，神情自若。

血色丹蔻犹如毒杀刘章的鸩酒，暗红骇人。

注解：《汉书》说城阳王刘章年余，薨，无异样。这里借用一下，不过也可以相信这是刘恒授意的。因为刘章曾经拥戴过齐王刘襄，而且刘章和刘襄都死得很蹊跷，本着历代君王做事的原则，应该是被毒死的，毕竟死时他们不过才二十几岁。

锦墨

【第四部】
凤翥鸾飞 繁华隐



锦墨已经慢慢好转了，对此功不可没的就是还在刚刚呀呀学语的武儿。

“姨娘抱抱，姨娘抱抱。”他总喜欢拍着小手，口齿不清地唤着锦墨，逗得我们呵呵大笑。

文帝二年的秋日很美，我淡淡地笑着。看着眼前恢复往日红润的锦墨。她已经不怕随身跟着的黑衣内侍，甚至偶尔还可以见见刘恒。

刘恒曾经拿我们的容貌比较，似笑非笑地说，若是不知内情的必然认为我们是亲姐妹，不过仔细一看，锦墨更娇柔些。闻言我一惊，随后心悸地笑着。

我认真打量着眼前怀抱武儿的锦墨。

瓷白的肤色，细腻滑嫩，眉眼之间也不如往年的粗重，顾盼之下，温婉得如春天一抹暖色，让人的心也跟着颤了起来。

那一双盈盈秋水是历经风霜的我所没有的，原本经常浮起的脉脉娇楚也被三个孩子磨光了。我心底有些异样，但仍笑着。

翩翩的黄叶撒落在她的身上，我伸手，将那黄叶轻轻拂去，半眯阖双眸，看看遥远的昊日，刘恒该下朝了。

锦墨仍低头逗弄着武儿，笑声从他们那儿传来，带着软绵的惬意，让我不禁弯起嘴角。如何看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我有些满足，若是这样天长地久地闲暇下来，我也是甘愿的。

“娘娘，圣上来了。”灵犀站在身边，翘着嘴角轻声唤我，现在的她已是未央宫品级最

高的女官，却也是最为小心翼翼的女官。

玄黑的朝服，袖口领口皆是金色的蟠龙。蕴雅风仪的他，带着笑意慢步走到我的身边。我起身，锦墨也随之起身。

“圣上万福。”我施礼，锦墨则俯身大拜。

刘恒将我搀起，带着笑意问：“今日武儿可乖么？”

我仰起脸，笑得婉柔：“武儿乖呢，只是苦了锦墨。”

刘恒顺着我的话瞥了一眼我身后的娇人儿，颌了颌首，笑了笑：“辛苦锦墨姑娘了。”

锦墨似乎还有些害怕和羞怯，闪躲的白皙小脸霎时霞飞双颊。

我回头定定地看她，带着笑意道：“若只是辛苦倒还罢了，只是这样怕也耽误了妹妹。”

锦墨闻言神情有些微变，红色慢慢退却，还回了白色。

刘恒似乎无意讨论这些，只是抬手为我抿了抿鬓发，又将有些歪斜的簪子扶正，蹙着眉说：“朕知道朕的皇后节俭，但好歹也要有些脸面。代宫的那套还是慢慢来，否则人家会说朕苛责了后宫！”

低头抚平他身前的微微褶皱，不理睬他的怒意。

刘恒低声地笑着：“若是认错也不必如此，难道是想对朕的衣裳说么？”

那声音很低，我听不真切，只能将耳贴近，却不期然在扭头时碰到了他的唇。

腮畔有些热辣，我抬起头，与他四目相顾，因做不来扭捏羞怯的神态，只能如此，已经心漾又何必故作那般？

刘恒将我的手放在怀中，朗声笑着，语声低沉：“还是朕的皇后漂亮，别人总是羞答答的，朕的皇后总是瞪大了双眼看人的。”

我攀着他的衣襟，笑得得意：“皇上必是爱嚶嚶美人的，所以今晚臣妾也不敢强留，不如去王美人那儿，她柔嫩得能拧出水来呢！”

“水么？朕是没看出来，酸朕倒是闻到了。既然都来了，那朕就不走了，总要闻够这酸味儿才走。”说罢刘恒一把揽住我的腰肢，大笑着将我打横抱起。我低呼一声，双手环绕他的颈项。

微微有些挣扎：“圣上，这样不妥，还是放臣妾下来吧。如果被别人议论，圣上的盛名会被污损。”

刘恒促狭地笑着：“朕都当了一天的好皇帝了，现在就当回昏庸的皇帝吧；更何况，宠幸的是朕的皇后。如果是妃子么，还会被臣官谏言是祸水误国；是皇后的话，人家只会